

田野

□青桐

麻雀最先落在麦穗上
后来
把被收割了的麦茬地曳进一场细雨中
——再无别处可去
除了田垄边
十几棵杨树构成的小树林
他坐树下喝茶
身后的屋檐，从空濛中显现
远方隐藏起来
像麦芒。那是昨日，
那是生命的幻象
等待腐烂
或者，成为葱茏的生机
当仲夏来临
田野将播种大豆
一个个怀抱因果的人，鱼贯而行
他构思着又一封信
——天色向晚，
杨树叶还在哗啦啦地响
上一封，也是这样的开头
撒出去的麦粒
已经长成荒凉的麦梁。孤独
将一切沦为荒凉
田野里的事情
——麦地成为大豆地
是机械地重复
还是庄稼以不同的身份暗示什么
他的迷茫，
并不来源于
他为自己增添了一种新的迷茫
如果暗沉的广玉兰的香气
落在身上
如果……他需要罗列很多如果，
以此来抵达
远方
但他写道：你那里的麦子归仓了吗
秧田是否
青青如那些夜晚的空气

芒种

一片辽阔的、迢迢的日子
一树石榴花开了
满河边的菖蒲，成铮铮劲草
时间把麦穗都摘走了，风在田野里
松散如她的诗句
一些声音在其中消失
一些又生长
她倾听，却什么都听不到
她一遍遍温习
与山川、草木，擦肩而行
也虚构与你云泥殊路
以至火车从附近的村庄驶过，时间：
两点三刻
她安静等待，
你为抵达这里而出发的出发
水从玻璃杯流向她的南方，潮湿
接近她爱你时
沉默的悸动
星辰如草籽，无限沉落。
她感觉自己
正绽放

圆月

走向月圆处。你打破露水，
浓酒洒开的残句
在阑珊之先
看一场烟火。我常为这虚妄的绚烂
倚向你隐秘的危栏
而此时，我推开窗户，如田野里
一株等待被割走麦穗的秸秆
静静伫立
金色的告别，一种缓慢的悲伤
使我慌忙躲回屋里
一堆就要放进囊的衣物、书籍
没有来得及说的话……

月光足够看清
包括今夜过去后，诞生的
新的事物
它们是被交还回去的它们自己
和留下的我
同在
我们会小小的暗影
像稚嫩的羽翅
飞翔在你经过的山水和草木之间
我们拥有
时间给予的奔赴

躲避

躲避蔷薇，从桥头河岸、野地里
突然袭来的香气
躲避水杉
在头顶秘密地积聚成林
躲避熟透的草莓被鸟雀啄食的清晨
和黄昏
躲避雨
淋湿村庄，我们骑行的小路

春到了尽头
我还想走更远的路
尽管田埂边的虞美人，不是我们
填写的词牌
野花，同样躲不过盛开

但它开始结草的种籽
在春末夏初
那些未知的未来悄悄向我们心里的
勇敢靠近
我们等待收获
它远比想象丰富，像歌声中的晚风
葳蕤
无法停住

在巡崖河畔等风

□李伴锋

在巡崖村巡崖河，河水
养育了很多干枯的云朵
包含一些夏日燥热的悸动
流水抽泣，旷野斑驳
风在田地里，在大地的躯干
印下自己的模样
向日葵的花语，匿在紫外线的背后
年少的阿秀，在一片衰老的蒲扇下，
炙热与阴凉交织着
编了一个遥远的梦——
等一阵错乱的、迷离的风

大雨落满全世界。潮苦的味蕾
荡在18岁的这夜，阿秀
迫不及待地从树荫下
掘出一只折翼的千纸鹤
浸入巡崖河，是告别
是沉默。旧时的千纸鹤
钻入湿润的云朵，
在一阵往事中，
在真实与虚妄中
诉说：风是自由的；
风来过无数趟了。盛夏炽热
落入巡崖河畔，也就归于没落

老树

乡下，屋前住了一棵老树
风被困在繁茂的枝叶里
树被钉在低矮的院子中
费劲地往院外，探出枝条
似乎，想去挽留一抹风
夏的闷热，消不去
枝干上残留的暮色
老树独特，以垂老的姿态
临摹出往年春日色彩

枝丫爬满时间的脉络
数不尽的日子生出具象化
往事与现实驳杂
叶片的生命线，幽幽地
链接一根远在他乡神经
落在地上的影，是整个
村庄的缩影。每一片
落叶的背后，都藏着一个
睡在土里的巨人

南山寺木棉花

云朵翻越高墙，一半落入寺庙
与香火来了一场历史性会晤
一半落在木棉树，以天空执笔
画下一幕幕结实的厚涂

浪裹着海风，咸腥爬满枝头
在成簇的木棉花里，刻下整座
南山寺的形状；偶尔，也会捧下
三四瓣花骨朵，将香客的心事揉塑
制成隐形的翅膀，衔接在瓣上
飞入飘渺的烟里
飞入无声的雨里

暮色跌落。晚霞亲吻花枝
木棉醉了。唯有香客，
仍浸在烟火缭绕的风霜中

白马与骨

先是在一个清晨，太阳
斜映落入了残损的房子里
被父亲的骨头，锁在
祠堂的牌匾上。爷爷点燃
一炷香，又点燃一炷香

母亲画出一道河，门前的洼地
被她的呓语填出一个个形状

墙皮也掉了。墙上的钟表
数字跳出框架的束缚，爬入桌角
父亲藏着秘密的缝隙
余下一根指针，仍沉溺在水里
费劲地穿透他的身体
左一针，右一针，
织出一片红霞，和一匹白马的身体
父亲则钻入红霞里
从白马的身体中
牵出了自己的骨头

在乡下

清晨，夏日填满整座院子
窗前的三角梅
院外的石榴花
听到季节里麻雀的低语
昨日夜里
独属于夏的惦念
在乡下落满无数的斑点
松土、浇水、修剪……
在奶奶的手下，不仅有
炊烟、土地和南瓜花
也有柔软的故事，
和名为“精巧”的艺术家
清凉拔地而起。草帽与蒲扇
融在夏日里；空间里的蝉
又做起田野的白日梦
想象家
奏响夏的交响曲
有数不完的梦
落在树荫的庇护区
直到——
墨色铺满屋脊

绽放在月亮的背面

□许良才

阳光在时间的夹缝中闪烁

站在岸边，看着水里的游鱼
自由自在，不懂凡间的烦事
垂钓的老人坐在小凳子上
眯着眼睛，流水渐行渐远
今天的草木长得茂盛
遮盖了一切烦恼和苦难
阳光在时间的夹缝中闪烁
日子越来越轻，轻得
好像是漂浮在水上的萍
在涟漪中，漂浮着向前进

长林里吹来的晚风

长林里吹来的晚风，穿过我的身体
和我放马的世界。山歌寂寥
花妖翩翩起舞，时间陪我寂寞
我向明月举一杯烈酒
祭奠一天的忧愁和烦恼
今夜，明月只属你一人
今夜，我也需要一轮明月
因为我也害怕黑夜

一片叶子回归故土

透过车窗，远远望见那个村庄

那一缕炊烟又升起
回归的路，是幸福的
车子在村口把我放下
风走在我之前
我跟在大黄狗的身后
回归最初的地方
一片叶子回归故土
即使在回忆中也带着芬芳

昨天的风从未穿过我的明天

一别两岸，彼此各自安好
寂寞时
跟照片里的人说说话
昨天的风从未穿过我的明天
卑微的，高尚的
被时光收藏
留白，它一点儿也不白
孤独时，用力扯住一缕阳光

心安，是一味药引

一些折旧。直线与曲面
散漫，自由和不羁
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沉浮
许下希冀。左手握着黄昏
右手紧握着虔诚的火把

心安，是一味药引

绽放在月亮的背面

一朵花以时间为圆心
绽放在月亮的背面
湖水清澈，芦苇略显苍白
湖面上，黑天鹅只有一只
它把嘴贴着水面，亲吻自己
一阵涟漪肉眼可见，向四周扩散
暗流涌动在深处或者内部
如果说枯萎是花最后的结局
它的伟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或者已远去，或者正在远去
此刻，孤独是干净的长期主义

像极了我曾经有过的童年

一串山楂有5个
外表总要包层糖衣
酸酸甜甜的
像极了我曾经有过的童年
像那时候的我们，活得很幸福
而他们总是站在山上，像一棵山楂树
或者酸，才是山楂本来的面目
每当秋风来临，我总有平静的感动
虔诚等待红果挂满枝头……



放飞 | 胡梓萌(7岁)

城中鸟影

□马骏斐

清晨，鸟声

啾啾婉转
让梦中醒来的城市
幻化成一片森林

如翠鸟鸣
春天般在窗外生长绿意
把一栋高楼
搬进山野
那些清新跳跃的诗意
行走在花草掩映的小径

鸟声如雨
洗净一叶芭蕉上的垢尘
它从一扇阳台上滴落
水晶珠链一般晶莹
那清亮的一滴

落入一泓止水
摇动一朵幽闭的青莲
芳香盈盈

白云牵挂住的一串风铃
在蓝天上叮铃
它让一座城市廓开视野
沐浴在
清脆悠扬的音韵

黄昏，归鸟

翅膀上拖拽一片金色
从天际归来
一只栖落在
我草木葱郁的露台
嘤嘤鸣叫
呼唤

小区绿地上蹦跳的童年

温暖的巢窠
与我同一片屋檐
把故乡乡高采烈地
搬到城中
用羽翼为城市的天空
画出一道优美的彩虹

一只一只归来
在窗栏上
站成一串灵动的音符
那些悦耳的乡音
拉近被暮色渲染的乡愁
当窗玻璃上最后一束光
映出交颈呢喃的身影
我与阳台上的一窝鸟
同梦

清风在耳畔低语

□熊建军

一条路连接起了我所有的感官
杨柳依依，鲜花烂漫
清风也在耳畔低语
大自然的诗意，陶醉了心智
眼睛里满是人生如画

忘了世界，忘了自己
也忘了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我跌进生活里，摔断了腿
从此，我需要拐杖
需要一些词语，搀扶或慰藉

壮阔了我的眼睛

把你读了几百遍
内心爬满青草
绽开了花朵
听到绿叶在窃窃私语
血液如同万马奔腾
夏日的清风带着盛情

撩我的衣裳，让那莲香浸润身体
泥土里培养出的高贵
壮阔了我的眼睛
再看看你，再读读你
我成为了你，也成为了
你指尖上的韵律

所有的事物跳起舞蹈

夏季吹来的风苗壮庄稼
催长了山坡上一排排小树
此时此刻，行人的脚步
也拓宽了跋涉的诗行

所有的事物跳起舞蹈，撩燃
一双双眼睛。那些被爱过的石头
泛起青春的颜色
一颗落寞的心
也盛开了一片繁花，为了
与夜晚的萤火虫互动



我的爱好 | 白时嘉(9岁)